

文学杂志有文学杂志的日常审美尺度,选稿改稿用“苛刻”来形容也不为过;但每年到了“新概念作文大赛”评审季,却是大型双标现场,参赛作品哪怕局部的闪光都会被叫好。可能是“因为懂得所以慈悲”,大家都太同情当代学生的“无缝式作息”了,往往对入围者们在有限的创作篇幅中还能展露诗意和恰当的松弛,会多给一点赞美;当然,人类幼崽肯耐心地把被现实磨损的故事诉诸笔端,这件事本身也令柔软的评审者手下留情,毕竟学习过“小破站”的弹幕就会知道,不同圈层的语言壁垒有多厚,在更多人打算背过身“圈地自萌”的时候,还能突破圈层向“社会”交出“含而未发的情感”和“想掏又不太想掏的心窝”的年轻人是多么稀有而可贵。

其实一年一度“新概念”写作也好,评审也好,对每个身为不能停止旋转的、“系统里”的人而言,都是“一个呼吸的空当”。常年拄着套路拐杖、依靠自我探索获得文学教育的小作者,要迎接文学写作的大挑战:不掏心窝没有真情,掏得完全又不太度。比赛使他们得以换个角度,重新看待“习以为常”。“远方是有着更加辽阔的土地,但你必须先挺过(眼前)这些问题”他们如是写道。这些问题可以是对前辈“把痛苦当勋章”的抵触,可以是走在送葬的队伍中哭不出来,可以是异地求学抗拒地域改造却依然无可挽回地失去原来的“我”,还可以是尚无生活来源的人害怕父母中途“卸任”的惶惶……如果这些内心“真实”被唐突地随口说出来,恐怕任何一个都要遭遇“社会性死亡”,但好在有文学。隔着文学曲折朦胧的纱,写作者不需要知道自己在向谁诉说,而获得了立意的自由和表达的舒展——十来年学校的“技术性”训练是没有这一块。而在评审者层面,如果全然从专业出发,单单只抱着一颗要接住惊喜的心,失望的概率会极大。还在仰仗经验写作

连续的暖冬,在江南,雪是难得一见,偶有,也是即落即化,堆不起雪人,打不起雪仗。雪少,冰也不多,河浜封冻更是罕见,屋檐下剑样的冰棱柱已经绝迹,自然,“老虎嘴”生“牙齿”同样不再,因为老虎灶(水灶)早已淘汰,没有灶台哪来的冰棱柱?“虎牙”从前的冷天,最典型的景致便是瓦上积雪、河里封冻、檐下冰棱、“老虎生牙”。过了冬至,连冬起风,到了三九四九天,西北风一阵紧似一阵,呼呼地像虎啸,穿透力极强,得以穿透棉衣直刺肌肤,把人吹缩成了弯虾。街巷里人影寥落,都行色匆匆,或袖手、或手插袋,尙头缩颈,吞吐着乳白色的气雾,都急着朝屋子里钻,唯恐西北风把人卷走或冻成了冰棍。西北风终于停息了,天上的太阳缓过了神,把有限的暖意播撒过来,街

孙女6岁了,她在美国出生的,父母亲自她出生之日就同她讲英语。在她2岁半时,家里送她去了一个华人办的学前班,用中文讲课的。至今,她居然也能够用比较标准的普通话朗诵一首儿歌,还得到老师的夸奖。孙女的中文进步要归功于我的老爱人,她英语不大灵光,就不断地和她讲中文,孙女听不懂,急得哭了几次,好在我随时做翻译。慢慢地,老爱人和她讲中文越来越顺畅了,孙女虽然讲的是“洋腔”中文,但好在她一有机会就讲,显然,她对于学另一种语言的积极性很高。我一直在想,如果从孙女

养育

的小作者们,生活中并没有那么多戏剧性,一想象就容易“悬浮”,要求他们在技巧上让成熟创作者“眼前一亮”,也过于苛求;但如果能消除预设,透过他们观察的站位看细节里的潮流变迁和新青年,你观察世界,我观察你,又会有意想不到的触动:校园爱情忽然就很少有人写了,“逃离”和“辽阔”成为新的高频词;2008年震后的创伤一代成长起来;返乡者对乡村的重建让快递员找不着北;千里迢迢奔赴外省,住着青年旅舍做着义工……感受碰撞和割裂的情绪可以共通,但裹挟他们的千万细节已与过往经验者“质壁分离”。新一代写作者自觉转动起承接前后两个语言圈层的齿轮,伸出连接外部的触角,整理自己与世界之间的基本关系。他们受着系统的教育,积攒了太多知识、信息、才艺,不会盲目地横冲直撞,置自己于头破血流的境地。他们可以斜杠一二三四五,只是决定先从熟悉的地方着手,把思考和困惑放到恰当的位置而已。“身边”不能代表“世界”,但无数的“身边”被书写出来,或许能为他人了解远方提供依据呢。

由此我想到“新概念”最初的发起,也不是企图通过一个赛事就制造出“大家”,而是鼓励年轻人用鲜活的语言和不拘一格的形式记录对当下的洞察,尽管“当下”始终在变化,但以此来扩大“文学人口”的初衷是不变的。如果比赛能让更多的人建立包容差异的文学感受力,尝试准确地表达自己,尝试“魂穿”他人的另一种世界观,尝试为万物变换停留,尝试挣脱无知的确定性,最终参与者成为作家也好,剧作家也好,文字从业者也好,甚至根本不从事文字工作也好,既不重要也不可惜。文学的世界来去自由,也可以说拥有了文学感受力,一切行动就都在文学中了。

几许暖融融的气氛。孩子们舔了饴糖、嚼了花生蚕豆、剥食了山芋,再也坐不住了,就合了小淘伴,玩起了各自的游戏,——冬天取暖的游戏,包括踢毽子、跳猴皮筋、“造房子”、“踹方砖”和“轧煞老娘换糖吃”之类。女孩孩子们踢起了毽子,毽子蹿上落下地弹跳着,好看的鸡毛飞舞着,人就跟着毽子的起落而起伏,落,蚌壳棉鞋把毽子踢得“咚咚”响,直觉惬意。还有一种男孩子玩的“刺皇帝”毽子游戏,那毽子成了“飞镖”,谁刺中“皇帝”谁就是“皇帝”,“皇帝”则被贬作“倒马桶”角色,颇有点“舍得一身剐,敢把皇帝拉下马”的造反精神哩。至于做毽子,更觉有趣了,孩子们都偷偷去找养着峨冠金羽

出生之日起,父母亲中的一个人对她讲英文,一个人讲中文,岂不更好?她岂不是有了一个舒舒服服的语言环境,可以自由地发挥?确实有人持这样的观点,如果要培养孩子讲双语,是应该在“呱呱坠地”的时候就开始。而且,家里还要订立一定的规矩。孙女所居住的小区有一户人家,父亲乔瓦尼祖籍意大利,是一位计算机软件工程师,他对两位7岁和10岁的女儿讲意大利语;她们的妈妈来自西班牙,她们和妈妈讲西班牙语,全家在一块儿是以讲意大利语为主;当然,在公众场合,女儿们自然地就说英语了。乔瓦尼告诉我,为了让女

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博伊克雷尔,与曹雪芹有些许相似,出生于安特卫普的鼎盛时代,比及壮年,家乡已经历多次大起大落,政局不稳,经济衰退。他爱画食物,细致的笔触描绘了鱼市、菜贩、家禽摊位,还有喧闹的富家厨房。同为黄金时代的挽歌,《红楼梦》写到七十五回,贾府的餐桌开始捉襟见肘:精细大米不够了,给少奶奶添饭,竟然得用仆人的米饭。博伊克雷尔塑造了一个美食世界,并借此用各种隐喻,反映唯有精神追求才是最好的食粮。

17世纪的荷兰静物画得到显微镜的助攻,有科学插画般的精准,也有套路。常能在范德阿斯特、小博斯查尔特等人的画里,找到鲜润的水果。明代出口的瓷盘中,葡萄流露,樱桃剔透,娇黄的温橙格外显眼,西梅柔软得让人想捏一捏。醒目的位置,永远是熟透的水果,开始长斑、皱皮、皴裂,早有苍蝇立上头,只为慨叹,生命的保鲜期是如此短暂。果盘前散落的昂贵贝壳,则代表虚荣。

这种寓意框架,被巴尔扎克继承,他想象一张野驴皮变成帝王盛宴,名匠打造的铜架上,水果堆成了金字塔:草莓、去皮桃子、石榴、鲜椰枣、中国水果,还有汽轮从葡萄牙运来的橙子——这相当于今天空运进口的水果,味美金贵。然而男主角每次用驴皮满足欲望,生命就会缩



大公鸡的人家,出其不意活拔了那公鸡金色的尾羽,须活拔而为上乘,那毽子的鸡毛就活泛、就威风,倒着落地,迅即弹跳还原。拔鸡毛是男孩子间的较量,却把鸡屁股拔得鲜血淋漓,鸡就乱跳乱窜“喊救命”。常能听到巷子里被偷拔了鸡毛人家主妇的骂骂咧咧。女孩子除了踢毽子,便是跳猴皮筋了,猴皮筋是越架越高,一根、两根、三根……像煞五线谱,扎着羊角辫的小女孩拍腿勾起猴皮筋,活泼泼地弹跳着。

男孩子的游戏更火爆,人挨人、人叠人地往墙角挤,玩的是“轧煞老娘换糖吃”,一边用力挤,一边拉长调门唱:“轧煞老娘换糖吃……”谁被挤出列谁就输,谁被轧到墙角仍不出列就算赢。人都被挤扁啦,额头有了晶亮的汗珠,不知谁,屁也被挤了出来,大伙儿就哄笑,拍手唱:

的规则。很显然,比起长大之后苦学一门外语的孩子们,在英语上的稍稍落后真是太值得了。乔瓦尼说他10岁的大女儿在五年级时就成为班级的“英文-西班牙语”的“常任”翻译,而且乐此不疲。当然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,当女儿和母亲用西班牙语交谈时,乔瓦尼说他会觉得被排除在外了。他乐呵呵地说:“如果我不重要,你们就讲西班牙语吧,只要谈到足球时,讲意大利语就行了!”

像其他家的孩子一样,我孙女也喜欢看电视,我们觉得安排好看电视的时间有助于她练习中文,她妈妈经常给她看中文的DVD,或者是玩一些中

画里画外的至简风味

戴萦袅
短一程。
有的时候,画里的精美食物承载了太多意义:宗教的、生命的、思想境界的,就像一些巴黎传奇名店的热巧克力,浓郁醇厚、不惜工本,第一口惊艳,四五口后却开始发腻。这些画也将我拖进信息茧房,随着“物欲”被过度地打压,快乐的心情也随之而去。

这时候,赶紧去看老勃鲁盖尔的《收获者》,不疾不徐地感受8、9月间食物的生产和消费。金灿灿的麦地边,农民们在梨树下开饭,有几个端着粗笨的木碗,里面是牛奶泡谷物。这是今日欧美常见的早餐,在温暖的天气,能给体力劳动者补充水分和营养,没经过深加工,满是大地的气息。有的啃着面包,有的正从大块的奶酪上刮下一片。白色的餐布上还有几个梨子,似乎是刚从树上摇下来的。

这幅画被称为“西方美术史上的分水岭”、“第一幅现代风景画”,没有强硬输出的价值观,只有人间的质朴风情。前方那个在树下呼呼大睡的男子,肚子鼓起,腰带都缩上去了,半截的嘴里厮声阵阵,和刘麦声、虫声、喝水声、树叶婆娑声交汇

周信芳艺术研究会会长黎中城寄赠一箱新近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上海市剧本创作中心与上海市文艺档案馆合编的《上海当代剧作选 1949—2019》。这是上海舞台剧作合集,它选自1949至2019年70年间在上海舞台首演的剧作,其中有京剧、昆剧、越剧、沪剧、淮剧、滑稽戏与话剧、儿童剧、歌剧等。全集共七卷,每卷20万字,总计150万字。

开篇篇为京剧《四进士》,周信芳、吕仲编。京剧《四进士》主角宋士杰一句道白记忆深刻:牛吃房上草,意思是一个人不慎重犯同样错误的。这也是人们常说的牛吃房上草,风吹干千斤石。令人欣喜不已的是,在此卷中,见到黎中城与人合作编剧的杰作京剧《廉吏于成龙》,读来十分亲切。于成龙穿越时空犹在身边,喊出振聋发聩声音:其一,民意大于天;其二,遍阅卷宗心震撼,印证还需亲勘察;其三,官印若靠重金保,成龙愿信手抛。这就是廉吏于成龙。这些重话至今仍有警示意义。

卷二,越剧剧作中,亲切地见到同为上海师院毕业的吴兆芬所编越剧《孟丽君》,此剧在逸夫舞台看过,戏票也是吴兆芬赠中城、中城转赠的。一晃几年过去了,吴兆芬作古,只留下遗憾与怀念。

卷四,滑稽戏《七十二家房客》,杨华生、张樵依、笑嘻嘻、沈一乐编。剧中二房东白相人嫂嫂,她解放前白相人嫂嫂演活了,满台生辉。本人带学生去南市战斗食品厂劳动,巧遇绿杨独自在包云片糕。因本人喜欢滑稽戏,于是,主动坐在她身旁一起包云片糕。开始她有点警惕,后来,我如数家珍报出看过她的戏,这才话匣子打开。她说十分注重塑造角色,放噱头才是第二。她读苏联戏剧理论家的著作,扮演角色注意分寸,还跟我说,滑稽界真正滑稽的是电影《三毛学生意》中扮演理发师的刘侠声。台下随便说说,都能逗得演滑稽的笑痛肚皮,绿杨老师也离世多年了。感谢这些艺术家在舞台上为上海人民提供艺术享受,他们塑造的人物形象永远活在人们心中。

疫情让人与人空间拉开了,可人与人心理距离更靠近了,期待着人与人空间距离与心理距离都越来越接近的日子早早到来。

七夕会

文的游戏,她也知道看中文片时妈妈会同意多看一些时间。她很小的时候就会背诵柳宗元的《江雪》(学前班老师教的),和所有的孩子一样,当她逐渐长大时,就忘记了学过的东西,进了学校后要她背唐诗更是难上加难。但是,我一直在和她玩唐诗的“接龙”游戏,我读“月落乌啼”,她接“霜满天”;我读“苍海月明”,她会很快对口“珠有泪”……,至今,她已经会“接龙”几十首唐诗了,依然兴致很高。我们不指望她理解这些诗的含义,就是希望让她知道世界上居然还有这么美好的诗篇!

成了维瓦尔第醉人的极慢板。某个背对着我们的割麦人,似乎没有时间概念,不知疲惫,像是安娜·卡列尼娜的姻亲列文。彼时,他崇尚踏实劳作,认为饮食的目的在于营养,而非享受:有“拉菲”佐餐,固然美好,但也过于奢侈,让他厌恶。不过,比起在地里吃面包凑合一顿,他还是选择骑马回家,气定神闲地来一杯咖啡。

右侧那个深深弯下腰捆麦秸垛的女子,也许是苔丝,收工比别人晚些,等着弟弟妹妹给她带来午饭和嗷嗷待哺的儿子。她的美貌淳朴永远不乏观众,一坐下,便有戴着兔皮帽、腰带里塞着红手帕的男人递上一杯麦芽酒。

远处池塘边,有堆满麦秆的牛车经过。农人小憩,牛儿却要前行,一脚高,一脚低,闲不住的车轱辘辘辘作响,就如柴可夫斯基《八月丰收歌》所讲述的。弯弯曲曲的山路上,也许正有白骨精假扮的青年农妇,左手提着一青砂罐的香米饭,右手捏着一绿瓷瓶的炒面筋,款移莲步,款促湘裙,声称要给丈夫和帮工送午饭……画面时刻吸引着我,却不会拘谨封闭,就像一个从容的怀抱。当呼吸与画中人同频时,波浪、暖意和土壤的气息也舒展开来,超越了大都会博物馆的展厅,带来一方新的天地。

新年好礼



出彩吉牛 (剪纸) 李建国